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七

小鄉嬛山館重校刊

王灋鄭澍若醒愚編

朱文學傳

金月升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檇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厲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頗典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毋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面憐之。慨然爲白當

道得類題取肯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為之感泣搏顙願為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猝郡人士惶懼不知所為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珂號念陽肝胆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名宗孟號嚴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與之鹿名善繼號乾岳吳橋之范名景文號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

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臺饋漸嫣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賕數千文學私孝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署單騎間関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摒擋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蚪砦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敝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裏側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所獲覩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乜

以死殉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為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為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鄭醒愚曰因孝思所激遂以身殉義與游俠一流迥別

人變述畧　　失名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啟甲子秋冬閒逆璫擅政屠毒搢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猻五百義孫之屬所

儀。忽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鏑搞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傒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縉紳止於廷杖然而上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

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既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盡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璫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廷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

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涖任之日吏部郎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實搆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宗伯愼行鄭庶常鄭者會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絲絲終不免成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戲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因服待御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人

異人意欲聞江陰知縣岑之豹嘗繆宮諭之逮孥
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
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
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
却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波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
無一事矣後鄭鄤常弔詩曰銀鐺猶勒小雲摟盇
寳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
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
欲為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為忠義泣至開讀日出
自縣居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扶入憲署

諸校尉擁龍亭耕衣提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
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
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
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爲請於朝撫按戰慄
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
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摸拳
奔堂上急持尉之執械者諸尉競抵之人叢中復
有四人繼之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即
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
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從魏上公命我來

於是五人大呼共擊殺僞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屐喧聲震地堂下荷屐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雋上人遂逡巡俱卻大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国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過一尉蓋往浙逮黄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盍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

盡顧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尚多倖留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阿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日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勝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偕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正人顏色不改逆璫

聞之顧銜李實疏爲徼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凫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二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亟成而廢蘇人即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毀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駡其碑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

當日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看者十八人各挾短棍直呼入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糖童子十餘歲撫掌曰我恨極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糖刀斷其片肉啣嚼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柔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遂不傳

施曾省先生傳

李來泰

施譽字曾省直隸宣城人父弘猷以理學祀於鄉

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嘗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毋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嘗爲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傅。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夕。客偪沃以酒。因謝不勝。父以爲忤。答月扣之。卽跪謝。非客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

其母曰婚姻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朔望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苫次既殯葬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体屏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帷燈默誦以爲常術者言母算盡五十日後憂懼至形癯瘦號呼籲迎禱九華山稟一紙焚之伏地良久兩稟皆濡淚盡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爲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爲新與客會食宗池

然曰吾弟出門時然方二寸今盈尺矣遂嗚咽廢者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在外也其友愛類如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嘗父指其田爲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鬻田完逋賦嘗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爲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敎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敎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鬩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爲名言

鄭醒愚曰孩提卽知孝親友悌非平日深慕篤

爰何以能此所以孝悌當預養於童蒙時也若先生者又根於天性矣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閏章

禹航王子白虹哀其妾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傳諸數至蒜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鄱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其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朗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朗不以色見取而米鹽鉛績事皆身任大人悉歸以筦鑰

王令興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寵色王
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
則泣不傷少離父母不得同猶署託其里翁偕與
交有某鍛者滸人也歸素而得其母至則付于不
相識與安君指示曰君奚疑搖懽悍贊貌酷似矣
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豁義於官舍王以父艱還
封公以下凡入弔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
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君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
勞疾所生女又夭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姬臧
獲皆哭之哀乍是始識王京師則別月君擢第必

納我王罔漫許之胡以後音為王婦既下第遂望見與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白頭我不得為良人婦然且不與又大哭王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果而卒賴其助郡於是如人之貴介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早決王為俠丈夫既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王必不納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尋妾畜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鄭醒愚曰沔國夫人宴乎不可尚矣如胡氏者

亦可謂善自振拔者矣

崔猛傳

蒲松齡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体為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

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千極意溫卹酌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授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亥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敍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書飯僧道徃徘壓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耕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

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卒不信厭穰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呵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餓殍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三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白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

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子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縶樹上榜笞剌剟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已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啟戶出

輒又遣亂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悄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子牀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

日卽謂公予未出也可執不與詞畫與崔爭久之
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郵
刑官補部卽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與之崔入
仰視堂上僧母也悲喜實訴狀徘何良久仍令下
獄囑獄卒善視之爭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中爲
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旣歸由終
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綠橦拔擊之
銜烟以關懷崔厚過之閨婦授田焉崔由此力畋
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閑申
輒矯命排解不指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

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逆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厮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

王家將其父子孀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益恐殺人之果己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廁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

桂語排棘卸返勿顧僕許而去申覘賊皆服束紅帶指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眾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散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眾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已而多類星宿申坌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眾而出申乘間潛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遣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

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從馬可也馬戀駒弗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細偏燬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眾惟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遁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八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眾怒曰此等兵賊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鬭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各側弓矢火銃又請邑借巨砲三日暮率壯士至

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爇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岈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逕聞馬嘶蹄覘之賊果大至縱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驚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民兩岸銳矢交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執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有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崑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炬欲其速盡恐賊知其無人也

已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進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觽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剿剿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上國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據撞飛入翦除獸於深閫斷路夾攻蕩幺麽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張麗人傳　　鈕琇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大其母將擇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誑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離且已委身字人雖粉可汚燕[illegible]新猶不聊勝於入他人手

吼獅換馬又隨風慓伯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請伶於村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伶姬醒以語其母母泫然淚下拍板而欲羅郎比紅豬曲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周回誦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淩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飾何假美人何眞豔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埋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彩鸞風鬟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爲傳書之柳毅乎

自序

陳祖范

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孺人先産二男殤女兒二予行三王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願本之思名予祖范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君挈往婁門渠碧家塾十二歲孺人棄世隨侍出外率間歲一歸省王父自爲經義所親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娶室孫氏廿一歲子鑑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滋廿七食廩是年喪妻繼娶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以上零丁寒苦枵腹而東手鄉里之所笑憫

也朱氏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助開門授徒從
益集府君年高脩足以養心安之日課之暇諸
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娑庭樹間爲
後生小子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倫日用之方諄諄
忘倦曰汝先生徒教人作時文喩未也三十七歲
府君棄世數年中完娶嫁至四十八遇改元恩
科貢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
若足忽攣不與殿誠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
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
離蹴其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咄

休矣勸行者哲曰大都胡淨圖將合尖之舉已傍岸豈有止理乎曰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己意於是僦屋華滙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詩老歲月一燕巢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介軒脩大雅沈歸愚張天屛樑借山輩延緣輩聞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致久之耶友令勞尊三邀爲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會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天下開設舊院嘗事謬採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

就講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陽前後三年雲龍一年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雖而後往終歲便辭辭不獲已再往旋託故舍去所以然者士習難醇師道難立大懼上負詔旨下貽物議也以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六十一歲繼王亡後有妾生子三安祉㸃生平於世務執兩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矜愼持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於才偏於性也

其爲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而鄙情俗志殷幾滿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郎旦暮入地，不爲無年，即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閒中追憶，筆而存之。

口技記

東軒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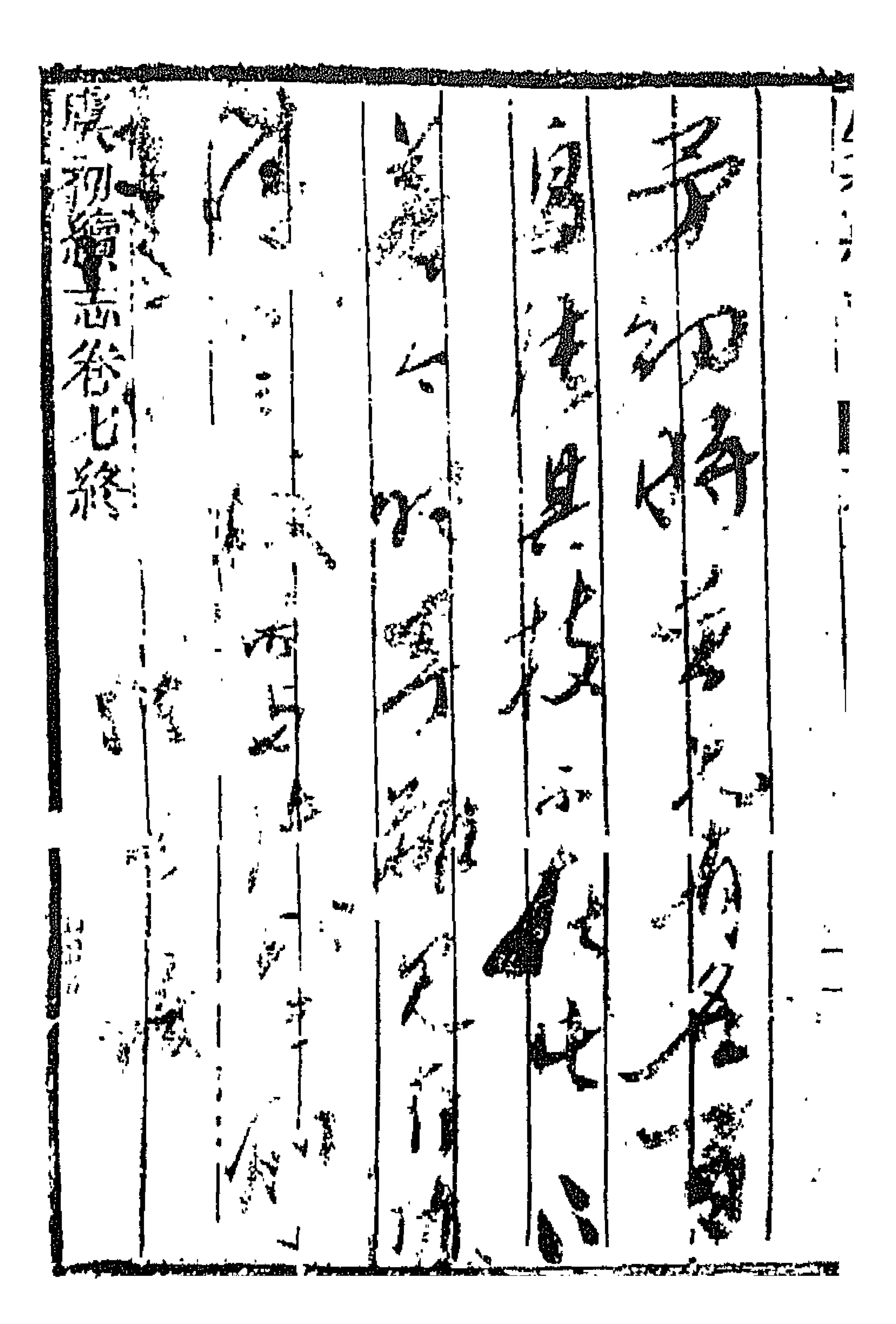
揚州郭猫兒，善口技，其于情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拇戰藏鉤，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

勸數甌送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頃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覺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嗥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他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喇喇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

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夫起大吐。呼妻烹茶。妻作囈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嗌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燖剔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

亦紛紛爭鬧不已書然一聲四座俱寂

鄭醒愚曰技至此神乎技矣仕奏者窮形盡相幾于萬簌皆鳴而作記者亦復愚舞筆飛不啻雙管齊下妓也而進于道矣三子斯記亦云然



虞初續志卷七終

玉遲鄭澍若翼思編
楊光浩

周君訒齋傳

周君諱靖字枚卑號訒齋忠介公之冢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弱冠通六書之學既長博極羣書于經籍史蔚爲儒宗時汪太史琬以文名亘當世與君居密邇嘗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摘其稾中訛謬聲音事實厥有數端兼以書相徵復太史亦心折焉語人曰此吾之益友也君生有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

先生於杖國之年詔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老矣政將及汝汝其勉諸吾不復與聞矣君長跪受命先生於是從容內養樂其餘年回思昔日拜疏訟冤之時嘔心瀝血不啻如隔世焉嗚乎非有克家之子能盡厥職而能若是乎哉自古修正史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璫之難若魏孝烈先生學洢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冤如芸齋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即世君哀毀盡禮既除喪乃慨然曰國有史家有狀實

悄表裏吾家世忠孝豈可令傳聞異辭或失其實致有遺憾乎於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末上諸史館忠介之忠固已光昭日月而芸齋先生克繼前徽矢其初志爲遺民宿老者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於明史皆君孝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挑贊當湖陸公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之學得閩洛正傳君服習其教爲入室弟子涵養德性澹於榮利遂棄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塋旁蒔花栽竹嘯永其中有終焉之志然其遇大事持大議輒義形於色如訟言唐碑有辜之非真爭湯祠配食之

不與皆侃侃鑿鑿不少遜避人以是畏其鯁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鉞以貧死久不克葬君百計圖惟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之孤寡酌其輕重而資其薪水以至殺放生皆出乎心之至誠初非好爭而祈福也子二人同鳳求曰鸞翔咸訓之以義方申之以勤儉匪若俗之教子徒孜孜以名利為心也君宅芸齋先生憂恪遵古制堅不茹葷遂有河魚之疾繼遭毋陳太君喪則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所著書有經史隨筆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

而彖新考異一書識者以爲尤可傳云

楊易亭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詡齋其一也徐子俟齋之致託孤於予其甚也南枝稼堂共襄厥事而竭力經營爲將伯之呼以輔予之不逮者則詡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情哉斯人不可作矣

雜記　　　　高士奇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盒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凡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棊局弦管升斗簪珥之屬具體而微不爽乎指用金鈕

鉗而觀之其一縛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笋皆波高二寸許鏇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撥剔而成守者曰此口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後爲與寶今

天子蒞御宮門與閣部大臣議政務退而問視
兩宮暇則與諸侍臣講論道德仁義日研究乎經
史舉凡奇技淫巧之物不一寓目嘗有以是言者
取觀之以為玩㞐無當於用遂棄而置之別所不
然先生烏得而見之余曰大哉
聖謨洋洋也書有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古者聖王臨治區寓遠近之人非服食器用不敢
以制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
藏之天下將必有窺

朝廷之嗜好競以奇技進者
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承謨蓬頭垢面縶頭攣手逢
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丁六日肅誠向
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
國庸臣辱親敗予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
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迺余生而庸
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
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补侍衛復以年方幼稚

免入直扈從介在家讀書大慶詔入班行禮是年
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
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
館授侍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
陞轉之堦反越常矣嗚呼
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
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
伯兄充浙東援勦統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
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家始傳
請歷三載　廷議撤援勦諸路兵焉伯兄歸京師

丙午孟陬望日闔族集東皐習射飲酒時方年子弟舉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　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　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秘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

皇帝尚冲齡一日余與同官進　內請

寶

上諭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

具先太傅始末以對。

上喜曰爾若予耶如此者數回後值

朝賀斯先太傅入賀

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

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為異數余解任後代

余者同衆入內

上問曰此為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

解任矣此其代者

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倘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

一痊即補

上頷之者再先太傅聞

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

太宗

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

加訓督汝年

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

缺人　廷推及余

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

可善爲之余受

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

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干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二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澨勘荒拯災諸議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

聖天子愛民如保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

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痾新疾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

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

闇境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即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途銷級。例不准列。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症。攻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新命。未蒙俞允。因請 陛見。欲面陳病狀。上允之。入都時。即賜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

條奏無隱次即俯問病勢何似獎勞備至親遣、
御醫就全脉視賜秘府之方須上方之藥詢無虛
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詿吏議具疏認罪靜
聽處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
陳余因其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
命下仍令速赴新任
御醫回奏又云瘵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激
主知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尚安敢辭瘴癘之險倫
衽席之安也　陛辭日
上曰閩海氣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

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為天下最。故特俯任。仍賜
御衣帽
上廐良馬鞍轡。迥異常數。復命近侍就
廷前宣
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
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
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
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為折臂三公
故里。其夜。賜驥忍殂。余嘆息良久。知馳驅天末。
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巘。虜霧

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培牙礪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豈無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慝么麼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晃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囑賄而寒畯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

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竈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嵎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育亦難展足指手而況蕭墻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

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發一二營分防他處更

匆廹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遺以孤其勢余侯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廹渙散之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俟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成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周及擇斯報明發餉起倒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能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賫命星至命精忠復縮兵稽因得借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

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久歷戎行百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旣倉皇失度尔可哀也已至撫選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畧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寮寀而罹于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可也故自莅任來條奏諸疏請遠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緑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當伍也請免緝投誠逃逆

許投到者罪安插本處者清山賑海逆也題補城
守副將詔海勞弁者敘功甚而激不次令之感激
報効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啟行日期者爲欲
置身外郡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
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沂甲者儲鄉勇也寬
林簡修而招無服者一安披誠一散島衆也延深
燧薑生等因時見機者撫海逆也五或假以時日
獲奉
俞旨諸事就緒銳鋒一挫鬪勢自孤而逆謀自戢
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　國庸思辱親貽子平

嘗逆居喪臥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容嵇子留山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臨進曰逆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是二公中懷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惟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於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而云君憂

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舜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纍累異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頹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具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即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

秘密有所聞即來告共圖報效　朝廷斷不能誤
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覘海口非久期長
性既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祖孫父子叔姪兄
弟世受
天家非常寵遇量無他志君公忠孝自矢肯以
朝廷之心爲心　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
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既不得看海何不
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師據上
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於閩相去遼闊閩隔
西江風馬十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目啟釁端禍

不可解不見閩安未舉之行乎所攜兵弁為數有限尚以諸件未備為辭今往據上流誑與為徒餞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即不量多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苛繩於後既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為也三月十五日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遊蕩乘鎮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

愈惑今新春固守地方　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譬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寻知既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狠卒有謀持劉嘗者逆黨厲九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而已。遂巡閒郎揮之武樹

惶恐斜趨而出。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絕盡已余
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度幾上酬
主德下報親恩乃大駡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
食死。逆每羅列飲食。寺斥揮之。舌敝唇裂齦肉俱
腐。駡至第八日。氣雖漸微聲雖漸細。聞者猶狠藉
塞耳。瞋目怒視又恐余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
縲絏。肢體拘攣不能動作。惟一息尚存。駡聲不已
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神頓復氣之微者漸
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
爲。奇。嗚。呼。痛。哉。豈。余。當。死。於。刀。鋸。鼎。鑊。而。不。當。死。

於餓哉豈予罪深孽重不能為　朝廷守疆土以
致震驚　堂陛毒禍生靈當死于　國法哉當此
之時神魂恍惚常見
先皇帝儼然臨於其上先太傅儼然臨於其旁郎
遠而
太宗皇帝先高祖大司馬余幼所未經身事者亦
親承音容笑貌於夢寐之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
豈余思念所聚結而為形哉
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憔悴哉約計七百餘日
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蟣蝨蚊蠅

恣其攢壁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逆雖時遣問訊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顧至防守者見余刻刻覓死百折不回感動於中多方慰解且爲余言從前罹難時署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陵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爲稍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之類又能從容盡義夫婦女子相繼投繯嗚呼痛哉閩之文武大僚平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蒙面圖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

邀一命之榮目未占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尚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即健兒奔走之徒巾幗臧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稍愧乎余以識閒討疏波累貽禍萬死其何恤焉余居重垣迴壁中賜米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稈存煤畫字墻上其譏刺太毒者左右旋即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并爲文以序大畧俾見者知不肖不才所遭不幸得死不易云螺山髡翁炭筆識壁

鄭醒愚曰洋洋數百言寫出驚天動地心迹此

文貞公實錄豈第有光家乘耶

沈華陽傳　　失名

公諱雲祚字子俊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伤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没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浸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號摩賊壘遶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即以計擒誅狡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

執之不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
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士司授以方畧士
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
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柱爲道逃藪秦夫人
方以勦寇劾飭朝廷詎肯庇纘勳而隳功名乎於
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
震公知事廹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
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王徃
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
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

賊一旦豕突疆揚軍民奔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斂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臣等身徧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埽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

手。一縣令孑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蚍蜉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呌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為不待城亡馬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壘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壓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已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

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并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有眾百餘萬。據名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即僞位。乃遣其黨。即幽所饗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眾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指袖指賊罵聲響

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戎臣伏節而死者相枕藉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偉生者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嘗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

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藉藉。東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尚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嵕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挈公遺孥奔走流離。瀕死而生。且述秦纘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窾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羈縻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卽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

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疏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椒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寵蔥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蔪艾蜀民楩半仕宦數千里埽地無迹即畏死而降者往往齠齔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悯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何闕褒揚贈䘏

之典一旦皇路清幾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翁恐其予諡焉而不許士偉既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illegible]以竢諸異日焉

鄭醒愚曰英氣凜然讀之令人毛髮欲豎

虞初續志卷八終